

契丹太后萧燕燕传  
长篇历史小说

# 燕云台

蒋胜男著



燕云台

蒋胜男 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燕云台. 肆 / 蒋胜男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 11  
ISBN 978-7-5339-5455-0

I. ①燕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49065号

燕云台. 肆

蒋胜男 著

责任编辑 周海鸣  
文字编辑 王 挺  
产品经理 李 晴  
封面绘图 方佳翻  
装帧设计 悠 悠

出版发行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 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 
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60mm×960mm 1/16

字 数 282千字

印 张 21.5

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5455-0

定 价 49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# 目录

## 第七十三章 / 帝后之争 001

李氏慢慢放下绢帕，哽咽道：“你当真以为我只为这种事而恼你？德让，你可知道，让我做这个无理取闹的蠢妇，好过旁人恨到要杀你。”

## 第七十四章 / 皇子身世 014

耶律贤和燕燕均听得脸色大变，耶律贤挥手将几案上的杯盏挥落在地，发出一声巨响，脸色铁青地问：“荒谬！哪来这种谣言！”

## 第七十五章 / 一壶毒酒 030

良哥抬头，看着马车驰入宫中。高高的宫墙如无形的威压，更显得在她怀中哭泣的女人，是如此孤独渺小。

## 第七十六章 / 重九之死 043

尸身已冷。这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，她到底遭遇了什么样可怕的酷刑，以至于香消玉殒。

## 第七十七章 / 姐妹生隙 058

胡辇冷冷地说：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会把他的脚打断，也好过放他去作死，甚至祸连自己和孩子。”

## 第七十八章 / 我见犹怜 069

玉箫惊恐地看着燕燕，浑身颤抖得无法停下，脑海里只余一个声音：“她知道了，她会杀了我，会杀了我的孩子。”

### 第七十九章 / 病人沉疴 082

燕燕转过身，眼眶仍是通红的，但是面上却能勉强露出笑容，仿佛自言自语般地说：“大姐，他会渡过这一关的。”

### 第八十章 / 喜隐父子 093

喜隐没有说话，却只是佝偻着身子，缓缓将棺材的盖子推开。乌骨里看着他的后背，忽然发现他的头发白了大半。

### 第八十一章 / 景宗之死 107

燕燕本来就是这样的至情之人，她会为了家国天下而入宫，也会为了对耶律贤的十几年夫妻之情而全力维护耶律贤。

### 第八十二章 / 太后摄政 121

燕燕转过头，望向跪在群臣之首的韩德让，韩德让也仿佛心有灵犀般抬头，恰好与燕燕的目光撞上。

### 第八十三章 / 初定朝纲 135

韩德让心中轻叹一声，却没有避让，稳坐着受完皇帝一礼，才站起来扶住他：“文殊奴，你放心，外头的风雨，有我和你的母后挡着。”

### 第八十四章 / 至亲至仇 150

忽然间两人相拥的感觉变味了，谁也没说什么，谁也没做什么，可就是一种莫名的异样，让那一刻激起的姐妹之情忽然间就消失了。

#### 第八十五章 / 柴册之礼 163

群臣抬起头，看到燕燕整个人被炫目的阳光笼罩，仿佛神祇一般，许多部族长亦被这神圣的一幕惊呆了。

#### 第八十六章 / 寿宴喋血 178

魂引中剑倒下，在血泊中犹挣扎着向乌骨里辩白道：“我、我没有……”话犹未尽，就已经气绝而亡。

#### 第八十七章 / 胡犖北上 191

赵王府新的灵堂已经布置起来，胡犖独坐在灵前，不过一夜功夫，她整个人憔悴了许多，甚至鬓边都有了几丝银发。

#### 第八十八章 / 被寒衾冷 207

燕燕目光炯炯：“你说过，只有活着才有希望，也许，我们能活到重新在一起的那一天。”

#### 第八十九章 / 儿女情事 222

消息一出，自然就有脑子转得快的人出来分析，萧继先才是萧思温的承嗣子，太后为什么不选萧继先的女儿，而选萧隗因的女儿？

#### 第九十章 / 怒杀虎古 235

韩德让的脸色青白交替，咬牙切齿地看着虎古，即喝道：“虎古，你竟如此污蔑太后，是想谋逆吗？”

### 第九十一章 / 太后下嫁 246

一步、两步、三步，他们携手稳稳地走完短暂又显得无限漫长的一段路，最终入席，在上首一起坐下。

### 第九十二章 / 迟来之爱 258

但见他越走越近，赤裸的身子上滚动的水珠格外诱惑。胡犂的脸忽然红了，解下自己的斗篷，扔给他道：“给我把衣服披上。”

### 第九十三章 / 马奴风波 271

燕燕的笑容凝结在脸上，不由看了外面正在骑马的韩德让一眼，又强笑道：“那也没什么，大姐喜欢就行。反正只是个奴隶罢了。”

### 第九十四章 / 奴隶营中 286

扞览阿钵左肩的血滴落到泥土间，随风飘散的血腥味仿佛某种信号，野狼随即一跃而上，直接扑倒了他。

### 第九十五章 / 澶渊之盟 298

公元1005年，宋辽两国在澶州城下签订和议，规定宋国每年给辽国岁银10万两、绢20万匹，史称“澶渊之盟”。

### 第九十六章 / 千秋功业 318

韩德让亲了亲燕燕的额头道：“我这一生能遇到你，能陪着你完成这千秋功业，此生亦无憾。”

## 帝后之争

春捺钵结束了，皇帝即将返京。

上京城中，燕燕正在与室昉、韩德让等重臣商议新政推行的事宜。

韩德让已经升至南院枢密使，常常要轮值内阁。有时候燕燕召群臣议事久了，就让众人直接留宿宫中。

这一日又议事到华灯初上，只见一个内侍进来，禀道：“韩枢密使府中来报，说是韩夫人心疾犯了。”

韩德让一怔，忙向皇后告罪请求回府。燕燕面上不显，只道：“尊夫人的病严不严重？不如我派御医去你府上一趟吧。”

韩德让心中隐隐知道原因，当下婉拒：“不必了。臣略通医术，内人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不需要劳动御医。”

燕燕也只是笑笑，说今日的事也议得差不多了，就叫都散了。待众人离去，燕燕叫上青哥吩咐道：“你过几日带上御医去韩府探望一下，看看这李氏，到底是真病，还是假病。”

青哥从小跟着她长大，在她面前向来无甚忌讳，直言道：“这不是明摆着的，凡遇上您留韩大人奏对，韩夫人就紧赶慢赶派人来叫回去。哪有那么巧，每次都挑这种时候发病的，这也太明显了。”

反是另一个侍女良哥忙劝道：“青哥你休要胡说，这是韩相公的家事，娘娘您也别管了。”

燕燕本就是一时意气，听了良哥之言，便不再说话。良哥接着道：“那边来信说，主上再过得十余日就回来了。此番大皇子与二皇子随驾，您也好些日子没见着他们了，必是很想念他们的。”



说起两个儿子，燕燕不由得露出微笑来，口中却道：“谁想这两只糊塗了，离了我这里才好，在身边倒日日吵得我头疼。”

青哥本来也后悔自己莽撞失言，忙接茬说起皇子公主们的趣事，把话头岔开了。

且说韩德让心里有数，这边匆匆回府，就见得李氏的侍女正引着一个医生走出来，却不是府里常用的，瞧服色不似官医，倒像是寻常平民，就问：“先生，我夫人身体如何？”

那医生见了韩德让慌忙行礼，神情拘谨畏缩，讨好地道：“大人放心。夫人吃了我这帖药，保准明年一举得男。”

韩德让听这话村野得很，不由皱起了眉头，令侍女送了人去，就问起管事这大夫的来历。管事不敢隐瞒，只得说这人是外乡来的，前不久在某寺院摆摊，据说是擅为妇人求子云云。

韩德让心中不悦，李氏本是极温良贤惠的妇人，只不知近来添上个毛病，就是想求子几至走火入魔，起先还是找找城中的名医，等得众多医生看了也不中用，就开始求神拜佛，寺庙巫婆都拜了个遍，举凡城中的秘方游医也要去求，甚至还常劝韩德让纳妾蓄婢。

韩德让实在拿她没有办法，劝了无数次，总是不听，近来还因为乱吃药，把身体折腾坏了，本来挺健康的人，如今十天里倒有五天要躺在床上喝药。

他来到李氏卧房，推门进去，见李氏正跪在一座白玉观音像前虔诚地祈祷着。她气色委顿了些，精神倒是还好。

见韩德让进来，侍女搀扶着李氏起身坐下。李氏冲韩德让笑了笑，问道：“相公回来了，我原叫她们不要大惊小怪的，是不是误了你的事？”

韩德让欲言又止，半晌道：“夫人，你怎么又请那些来历不明的游医进府？我早说过，不要病急乱投医，更不要胡乱求神问道。这些年来，你请的那些游医除了把你的身体折腾得更差，有过什么效果？那

些道士和尚萨满，除了从你这里拿走了一箱又一箱的钱财，又给过你什么？”

李氏低头叹息：“如果能有孩子，多少苦我都愿意受。至于钱财，本就是身外物，舍弃了又怎样？”

韩德让皱眉道：“命里无子就不要强求，你为什么永远听不进去我的话？”

李氏却冷笑一声：“我劝相公纳妾，相公为何也总是听不进去？”

韩德让道：“我的大哥和弟弟们人人有子，韩家血脉哪里还差我一支。纳妾之事不必再提了。”

李氏看着韩德让，忽然笑了：“你一直不肯纳妾，到底是为我，还是为她？”

韩德让听着这话不对，沉下脸来问她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

李氏这些年吃药吃得性子也乱了，说起话来再不掩饰，她直勾勾看着韩德让问道：“你心里莫不是还念着她？她心里若没有你，为什么人人都下朝了，偏你被留下奏对？”

韩德让恼了，站起来冷笑道：“宫里人来人往，我与皇后谈的都是政事。什么单独奏对，室昉大人、贤适大人分明也在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！幸而这是内室之中，若是传到外头，莫说是皇后清誉，便是我，又如何能再立足于朝堂？你何必胡说些有的没的？”

李氏看着他，忽然双泪流下泪来：“相公，我知道，我这样频频装病，让你觉得难堪，让你觉得讨厌，对不对？”她掩面哽咽：“我何尝故意要做这种事，搞得自己像个小肚鸡肠的无知蠢妇一样。”

韩德让见她这般哭着，竟是仪态全失，心头一痛，想起她当年，是何等温柔娴雅的一个少女，世情练达，为人处事如沐春风。到如今变得偏执焦虑，易哭易恼，皆是因为自己忙于国事，与她相处太少，又一直无子，让她压力极大，当下温和地劝道：“我并不恼你，你也休要太过着急，只管安心慢慢静养，子嗣的事，原是天定，不必焦虑。”

李氏慢慢地放下绢帕，忽然挥手令侍女们退下，一把抓住韩德让的

手，哽咽道：“你当真以为，我只为这种事而恼你怨你？德让，你可知道，让我做这个无理取闹的蠢妇，好过旁人恨到要杀你。”

韩德让听了这话，心头巨震，细看李氏，眼中精光四射，哪里还有半点空闺妇人的浅薄之色，他本能地阻止她继续说下去：“夫人，你不要再说了。”

李氏好容易鼓足勇气对丈夫说出这话来，哪里肯停住，当下厉声道：“不，我要说，你可知道这几年我根本没办法安枕。我是真的害怕，你推行这种新政，削弱部族权力，削弱宗室权力，你要得罪多少人？你忘记你是怎么离开上京去幽州的？主上岂能容得下一个曾经与皇后有过私情的人？他一向心思深沉，对于过去的事，根本不可能忘怀。现在，他需要你替他做事，去得罪人，所以暂时忍耐。你和皇后多说一句话，都是往他心上扎刀子，到将来兔死狗烹，他岂能容你活下去？”

韩德让震惊地看着李氏，一时竟无言以对。

李氏一口气说完，闭上眼睛，泪流不止。

韩德让将李氏抱在怀中，轻叹：“夫人，夫人……”

李氏抱住韩德让，放声大哭。

她哭的是韩德让的命运，更哭的是自己的命运。眼前是万丈深渊，她眼睁睁地看着丈夫每天都在一步步地朝那深渊迈进，她拉不住，劝不住，除了拿生子这件事拼命折腾自己以外，还能怎么办。

今天她说的这些，他又何尝不知道，可是他还是朝这深渊走去，从未停下。

她恨，她恨自己不是萧燕燕，对他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，不能够改变他的选择，可是她爱他，爱得如此无助，如此无望。

皇帝的车驾终于回到了上京，帝后相见，甚为欢喜。

皇帝这次回来，整个人的状态好了许多，比临走前显得更加愉悦，甚至晚上的睡眠也大为改善。燕燕问了随行的迪里姑，听说皇帝用昭敏药物的次数也少了。

燕燕大喜，将迪里姑连带耶律贤身边的人都赏了，又叫了孩子们上来，三位公主两个多月不见父亲，想念得紧，都猴在他身上不肯下来，逗得耶律贤不住笑着。

燕燕又叫了两个年长的儿子过来问话，这两个孩子此番跟着耶律贤去春捺钵另有部属和独立官帐。耶律贤私纳小妃这种事自然不能让孩子知道，他俩每日里白天与诸部族一起打猎，了解当地民生与各部族之间的关系，兼练习武艺骑射等。当下也规规矩矩地站在母亲面前，回答了问话。

燕燕听了两个儿子的回答，觉得他们弓马有长进，见识也增加了，心下宽慰，便不再多问，让他们带着弟妹们去玩了。

过了数日，燕燕拿给耶律贤一份人员任免的名单，是她早就准备好的，只还需要耶律贤认可。通常这种情况也就是走个过场罢了，但这次耶律贤却没有看过就放下，反而提笔圈了几个名字，问燕燕：“为何要贬削他们？”

这几个人并没有明显的缺点，也算得有能力的，只是……

“他们借以崇佛为由，私下结党，我不能容忍这种事在我眼皮底下发生。”想了好一会儿，燕燕才回答。

耶律贤放下文件，看着燕燕：“可有明证？”

燕燕正色：“虽无明证，但确有许多蛛丝马迹。”

耶律贤摇头：“皇族后族互相提携，大家都是司空见惯，没有这样背景的人彼此私下抱团援助，也是不得已的自保之法。虽然有错，但也是时局使然，你以崇佛为由而打压，实在有失公平。而且……”他顿了一顿：“我怕这么做会让人误会，以为你要对佛门动手了。是朕带头信佛，才引导臣子们从信萨满转向信佛，如今你这一动，只怕朕之前的努力，就要起变化了。”

耶律贤已经不常评点朝政，但说起话来却极有分量。燕燕闻言，皱了皱眉，无奈地道：“我还是以为，坐视这股势力壮大，着实不妥。”

耶律贤劝她：“一国之主，要的是平衡，大局当前，有时候不免要

妥协。如若在此时打击佛教，会造成误导，不利于我们的计划。”

燕燕沉默片刻，还是开口道：“可是昭敏越线了，我怕到时候不会平衡，反而会失衡。”

耶律贤道：“任何宗教的崛起总是要分薄旧宗教的势力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收纳信徒。我们现在本来就是在打破平衡，掌控新的平衡，而不是因为一点变化而害怕失控。”

燕燕恼道：“我岂是害怕变化和失控……”她如今也正在推行新法，又岂是短见之人。恰恰相反，她认为自己才是每日直面朝局变化的人，而耶律贤的设计虽然有远见，但终究有些局势细微处的变化，他无法及时察觉：“如今在上京，信奉萨满的权贵已经很少了。我认为，哪怕我们要继续支持佛门，也应该支持他们去草原上向牧民们传教，而不是继续在上京这些地方扩展势力。”

耶律贤沉默片刻方道：“你说得有理，不过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不过，不必心急，昭敏，朕还有更大的用处。”

燕燕自然是知道什么叫更大的用处，皆因如今的耶律贤，越来越离不开昭敏了。

这场人事任免终于还是被搁置了，但已经有人吓出一身冷汗来，有时候犹豫不决，反而会引起更大的祸患，激起更大的变局来。

昭敏先得到消息，不由捻着佛珠思忖：“因为官员信佛，皇后就要处置他们？这事儿不对。阿辛，是不是有萨满向皇后进谗言了？”

此时禅房内，耶律贤的贴身内侍阿辛恭敬地立在他身边，他早在很久之前，就成了昭敏的忠诚信徒，也真诚地相信，任何对佛门不利的东西，都会影响皇帝和佛门关系，而皇帝是得佛门庇佑的佛子，佛门让他的病情减轻，甚而让他得道佛菩萨果，随侍在皇帝身边的人，也会因此沾光。

自然，阿辛这样的人，昭敏在宫中收了不止一个，所以一有风吹草动，昭敏总是能最先得得到信息。就听得阿辛道：“前些日子皇太妃进宫

来看皇后，听说是她家中一直供奉着的萨满婆婆告了佛门弟子一状。”

昭敏双手合十，念了一声佛：“阿弥陀佛。皇太妃身边都是太平王旧部，她自己又笃信萨满，我真怕皇后受她的影响，对我佛门不利。”

他说得大义凛然，阿辛是奴隶出身并无甚主见，此时只觉得昭敏句句有理：“大师说得很是。”身为奴才，皇帝自然是要效忠的，皇后自然也是不可猜度的，太平王旧部借皇太妃之势影响皇后，致使帝后不合，这才是最合理的解释。

昭敏捻着佛珠叹道：“我佛家弟子，荣辱并不看在眼里。然而，弘法路上，不可退缩，否则谁来拯救世间沉沦的百姓。”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皇后心智刚毅，她既然先入为主，恐怕我们也很难说服她。”

在座的诸弟子听了，脸色都有些委顿，昭敏却徐徐道：“可皇后的权力，也是主上所授的。只要主上支持佛法，等到佛法兴盛到一定的程度，就算是皇后要动佛门，也要掂量掂量。”

诸弟子精神一振，皆点头称是。

阿辛得了指点，回到宫中，有意无意便怂恿耶律贤召见昭敏，问以长生之道。

昭敏借机就说，主上病痛缠身，都是宿孽旧怨之故，须得祈福作法，让佛法来化解冤孽，驱除病痛，延寿益年。耶律贤听了“宿孽旧怨”四字，不由心动，就问如何祈福作法。

昭敏便合十道：“立功德，做法事，都是祈福的手段。主上施政英明，又大兴佛事，功德不谓不够，只要主上有足够的虔诚心，佛祖是能看到的。”

耶律贤还在沉吟，阿辛忙凑兴道：“主上，佛祖实在灵验，奴才那六十岁的老娘，原来眼睛已经半瞎了，就是因为天天供着佛祖，早晚三炷香，每天念佛不止，如今眼睛也亮了，身体也好了，一口气赶着羊群能走十里路呢。”阿辛之所以对昭敏虔诚万分，正是因为昭敏治好了他母亲的病，却又不归功于己，而将此托于佛法。阿辛感激敬佩之下，更加虔诚。

一来二去，耶律贤便有些心动，如今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长期以来的压抑痛苦，几乎要将他击倒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便有玉箫的温柔相伴，他对于昭敏的依赖仍然一天比一天更重。

于是接下来的这段日子，彰愍官中日夜都是成群的僧人作法念经。而昭敏更是被封为三京僧尼都总管兼侍中，这种只有宰相才会兼的职位让一个僧人得了，更是令得满京权贵都争相奔走于昭敏门下，让他一时炙手可热。

燕燕早知此事，有心与耶律贤理论，谁知耶律贤却闭耳不听。燕燕不想为此事与皇帝失和，再说昭敏虽然得宠弄权，但毕竟没有真正影响到大局，她只能强行忍下。

谁知过了几日，双古来报说是皇帝又发病了。

燕燕立刻丢下奏折，问：“迪里姑怎么说？”见双古犹豫着不敢说，燕燕眉毛一扬：“怎么了？”

双古就道：“近段时间，主上发病，都没有叫迪里姑去，而是召了昭敏法师来作法。如今彰愍官中，僧侣日夜作法，烟熏火燎。而且……”

燕燕见他犹豫，问他：“而且什么？”

双古才道：“而且主上在日前加封昭敏为三京僧尼都总管兼侍中。甚至拨了许多内库银两去修建佛堂。昭敏持主上手书，侵占良田，在朝中横行无阻，目中无人。”

燕燕面沉如水：“昭敏如今就在彰愍官吧？”

双古忙应是，燕燕就站起来，说：“去彰愍官。”

她来到彰愍官时，阿辛正守在门口，看到燕燕过来，顿时吓了一跳，慌忙跪下，高声叫道：“奴才见过皇后娘娘。”

燕燕见他这般鬼鬼祟祟的样子，情知是故意在跟里面通风报信，冷笑一声便往里面闯道：“主上在吗？”

阿辛和四端赔笑：“皇后娘娘等一下，里面正在作法，闲杂人等，

不得入内。”

燕燕凝神一听，听到室内隐隐传来念佛之声，再闻到那烟雾之味，皱起眉头：“迪里姑可在里面？”

阿辛一愣，摇了摇头。

燕燕怒了：“混账！主上病重，怎可不请御医诊治，反而寄希望于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？你让开！”

此时室内却不只是昭敏带着众僧作法，更有玉箫还陪在耶律贤身侧，这才是阿辛不顾皇后威仪，拼死上前拖延的原因。

耶律贤方才发病，此时正倚在玉箫怀中，闭目闻着香炉中的烟气，似乎觉得舒服了许多，就听得侍从来报说皇后来了，众人立刻脸色大变。

服侍玉箫的小内侍忽列连忙上前，拉起玉箫急道：“小妃，皇后来了，快随奴才到后面去。”

玉箫还不明白其中含义，犹豫地看了一眼痛苦的耶律贤：“可是主上如今……”

忽列急了：“快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”

耶律贤正闭目痛苦皱眉，听到方才的话，忙挥手示意玉箫离开，玉箫无奈，由忽列带着匆匆从后门出去。

昭敏闭目念经，仿佛没有看到这一切。

玉箫刚走开，燕燕便闯了进来，见一群僧人念咒熏香，整个房间烟雾缭绕，到处贴满了符咒，不由怒气更盛，挥着烟气道：“把窗户打开。这是宫里，弄成这样成何体统。”

双古与几个小内侍连忙应声，动手去打开窗户。

那一众僧人见状，都不知所措地停下，看着昭敏。却见昭敏神情不动，继续念佛。僧人们得到了信心，便继续念佛。

此时燕燕带来的侍从去开窗，众僧围着燕燕，一时间室中佛号大作，竟形成一股隐隐的精神压力。连燕燕身边的两名侍女神情都有些惶惑起来。



燕燕站在众僧当中，看那昭敏貌似八风不动，专心念佛，实则透着一股有恃无恐的猖狂，不由怒火更盛，再也忍不下去，指着那些符咒法器道：“来人，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给我扔出去！”

双古见状一击掌，外头的侍从们一拥而入，就要听命行事。

僧人们大惊，念佛的声音顿时低了下去。

昭敏这时候才睁开眼睛，双手合十念了句佛号，才缓缓道：“皇后，主上病痛缠身，贫僧正作法为他消除病痛，请不要随意打断。”话仍然说得气定神闲，无半点慌乱。

燕燕并不看昭敏，只看着仍然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的耶律贤：“这里是皇宫，不是佛堂。”

昭敏依旧淡定从容：“贫僧是奉主上之命，为主上祈福。心崇佛法，处处皆是佛堂，宫门山野，皆在佛心。”

燕燕不理昭敏，走到床前，看着在床上闭着眼睛强忍痛苦的耶律贤，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柔声道：“主上，你怎么样了？”

这时候耶律贤已经从病痛中缓过来，他捂着头长长叹息一声，睁开眼睛看了看，叹道：“皇后，昭敏禅师是朕请来为我祈福的。”

燕燕怔在那儿，好半日才缓过胸口堵着的气，冷淡地道：“这里毕竟是主上寝殿，闹得如此乌烟瘴气的，对主上的身子不利。主上有病，还是请御医来看，把宫里弄成这样，实在是不像话。”

耶律贤心中早不耐烦，玉箫仓皇离开，皇后过来又直接要砸掉法会。他的精神已经在痛病和药物的作用下变得有些狂躁，他神经质地冷笑一声，尖利地说：“御医，御医要是有用，朕还用得着受这样的折磨？朕是天子，身有病痛，请个僧人祈福，又怎么样？”

燕燕从未见耶律贤如此暴躁，不由愕然。

昭敏嘴角一丝得意的微笑，开始继续念经，他的弟子们也随着一起念起来，分明就是不让燕燕和耶律贤继续说下去。这是挑衅，也是驱逐。燕燕岂能不明白。她执掌国政多年，从来都是令出法随，皇帝也要让她三分，今日居然被这个僧人当面挑衅，岂能忍耐，喝道：“朕与主